

QINLI JIQING
SUIYUE

亲历激情 岁月



第二集

—屯垦戍边讲谈录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编
毛泽东屯垦思想研究会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亲历激情岁月 第二集——屯垦戍边讲谈录/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毛泽东屯垦思想研究会编.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3
ISBN 7-228-08666-X

I.亲... II.新... III.回忆录—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5854 号

亲历激情岁月 第二集——屯垦戍边讲谈录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毛泽东屯垦思想研究会 编

出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编 830001
电话 0991-2816212(汉文部发行科)
0991-2825887(总编办公室)
发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印刷 新疆新华印刷三厂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875
字数 300 千字
版次 2004 年 3 月第一版
印次 2004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 000

ISBN 7-228-08666-X 定价:24.00 元

谨以此书献给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成立五十周年

QINLI JIQING

SUIYUE

亲历激

岁月

第二集

——屯垦戍边讲谈录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毛泽东屯垦思想研究会 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

目 录

一、不辱使命

- 流血耕种“政治田”..... 肖功高 吴亚辉(3)
- 军号声声 叛匪闻风丧胆..... 徐和海口述 刘 喃整理(7)
- 在那拓荒的日子里 赵天益(10)
- 第一辆马车 夏福生(22)
- 激情燃烧的岁月 赵 懿(25)
- 温宿开垦“处女地” 陈宋运口述 张新风整理(27)
- 骑兵连轶事 唐刘风(30)
- 加昂路和克孜勒黑牙路的故事 唐刘风(33)
- 青春无悔 肖瑞文口述 陈 韵整理(37)
- 我是三五九旅的兵 姜多才(39)
- 忆当年 马金龙口述 张耀光整理(41)
- 往事难忘 郝国祥口述 谷 新整理(44)
- 盐湖勘探记 吴树樨口述 吴劲松整理(47)
- 回想当年“三代”时 周远芳口述 范玉玲整理(50)
- 艰苦创业军垦人 马锁德口述 罗经武整理(52)
- 奎河踏勘 宋金庚(54)
- 绥来县建政六十天 霍 平(57)
- 剿匪忆事 李玉生口述 于洪臣整理(66)
- 克克沙依剿匪..... 田建基(71)
- 警备首府第一团 王正远口述 李雪城整理(75)

乌伦河畔勘探队	罗述义口述 左 园整理(77)
屯垦玛纳斯河畔	张复中(79)
“大拐”垦荒记	王五忠口述 赵曙光 张耀光整理(84)
开发蔡家湖	庄鸿桂(86)
跃进水库堵漏闸水	王在华口述 徐菊花整理(92)
一段难以忘怀的经历	唐心浩(94)

二、创业艰难

一段用汗水构筑的钢铁大道	王爱国(101)
兴建沙门子的日日夜夜	吴志英口述 徐菊花整理(103)
我在任的日子里	罗治民口述 朱中峰整理(105)
沙漠突击队	陈才德(107)
为了电器厂的崛起	张耀光(110)
在修建亚欧第二大陆桥的日子里	徐立汉(113)
破冰发电倍辛苦	马联森(116)
南疆铁路兵团人	蔡 茂(118)
一碗水半碗泥	王全举(122)
大山深处的记忆	王良才(125)
难忘忆苦饭	吴忠和口述 王春秀整理(129)
艾支线上战旗红	赵 懿(130)
沙枣飘香忆旧	朱楚湘(132)
第一次出差	郑士勇(136)
那年 那月	黄金胜口述 王春秀整理(140)
吕正操部长视察三团	耿家伦口述 耿继峰整理(141)
搬迁红山集前后	文加生(143)
修渠夺水纪实	宋爱良(147)
滔滔玛河寄深情	李秀唐(151)
我是怎样当上企业老板的	陈信忠口述 王仁斯整理(155)

踏上征途·····	朱境洋(160)
路基修到接轨点·····	李乐学(163)
为了湟渠更辉煌·····	李乐学(165)
三个泉筑路记·····	赵子贵(171)
兰新铁路抗洪抢险纪实·····	张立根(175)
一次生命的历险·····	张国成(180)

三、无尽思念

周总理来到石河子·····	赵天益(187)
张仲瀚与晓园·····	赵天益(192)
我心目中的一位老共产党员·····	张 卫(197)
牧羊人见到了毛主席·····	曹忠宽口述 黄世瑞整理(199)
周总理让座·····	陆振欧(202)
朗朗春日忆首长·····	刘秀云(205)
夏尔德浪永远不会忘记·····	文际鲤(209)
难以忘却的愧疚·····	曲全魁 (213)
幸福与鼓舞·····	唐志恭口述 杨召海整理(222)
以身作则的团政委·····	呼清洋口述 袁传仁整理(225)

四、军垦文化

军垦谣·····	赵天益(231)
飘香的文明之花·····	魏红霞(238)
难忘的联欢会·····	钟乐通(240)
我为人民献本书·····	徐立汉(244)

五、青春无悔

初到农场·····	刘成林(249)
飞扬的激情·····	燃 驹(255)

无悔青春献沃土·····	付堂碧口述	皇甫志辉整理(259)
峥嵘岁月·····	魏金兰口述	周彩云整理(264)
无悔于我的选择·····		侯富忠(267)
奋斗的足迹·····	马国祥口述	张新风整理(270)
我怀念当年精神境界·····	田树林口述	左园整理(274)
无怨无悔·····	赵怀壁口述	王春秀整理(275)
“砖瓦”春秋·····	马斌	张耀光(277)
“包办”的婚姻挺美满·····	张桂秀口述	张耀光整理(279)
岁月如歌·····	齐作夫口述	杨成栋整理(282)
青春献边疆·····	韩德俊口述	张耀光整理(286)
往事历历 苦中有乐·····		郑怀旭(288)
无悔的经纬人生·····	苏丽口述	禹莉整理(292)
足迹·····		吴奕文(298)

六、情系兵团

一个老军垦战士的边疆情怀·····		练兴驱(301)
我的地窝子情·····		杜海新(306)
树人操觚献余热·····		熊兆驷(308)
岁月碎语·····		王宋鹏(314)
屯垦戍边代代相传·····		王侯一(320)
难忘的地窝子·····	崔宝义口述	范玉玲整理(322)
四十二个春华秋实·····		王仁斯(325)
地窝子巡礼·····		田永康(330)
青花·····		朱永清(337)
我的校园情结·····		蒋恕(340)

后记·····		编者(345)
---------	--	---------

一、不辱使命

流血耕种“政治田”

肖功高 吴亚辉

1969年5月20日。

团武装股参谋丁余生，一大早就起来忙着收拾工具、行装，今天要到加曼奇附近的阿克乔克河上筑坝引水，灌溉“一千三”。他已经转业5年，仍保持着在部队长期养成的雷厉风行的作风。“一千三”种的冬麦正值扬花灌浆期，干旱无雨，日头连着几天暴晒，麦穗和叶子都蔫了。

“一千三”是163团的一块耕地，位于塔城西面不远的白虎山脚下，因面积1300亩而得名。

“一千三”和前苏联的边界仅有一道铁丝网之隔。历史上它一直在我方管辖控制下。1962年，163团前身阿克桥农场建立时，已撂荒多年，冬没于深雪，夏长满骆驼刺、铃铛花、阿魏草，“一千三”就这么荒芜着。阿克桥农场建立，它连同全场15万多亩土地一起，交给了奉命前来这里屯垦戍边的儿女。

“一千三”恢复了耕种。因为它属于争议地区，放弃耕种就意味着放弃主权，所以明知种地无水灌溉就收成不大或绝收，但还是坚持要种，这是种“政治田”。耕种“一千三”与别的土地不同。每次耕种从什么时候开始，到什么时候结束，共需要多少天，出动多少劳力或机车，人员都携带什么工具，种什么作物等等，都要具体清楚，逐级上报到地区至中央的各级外交、军事部门，经过批准后才能实施。每次实施都有团级以上主管领导或部门现场指挥。每

次行动不仅要给担负主要任务的人员和单位提前做好组织动员，而且要给全团各单位、驻团的相关部门和单位通报。每次春种，从里到外；每次夏收，从外到里。多少个春种夏收，寒来暑往，“一千三”揪着屯垦戍边儿女和方方面面的心！

虽说这次筑坝引水跟以往一样是正常劳动，但这一年是多事之秋，边境形势紧张。临出发前，丁余生见妻子愣愣地看着自己，觉得奇怪，问：“你怎么啦？”她不无担心地说：“要当心！”丁余生漫不经心地说：“我又不是去掠夺人家什么，大不了扛扛膀子。”

9时半，参加劳动的队伍出发了。与丁余生同志一起的还有干部股助理唐守理、机关协理员杨玉勋。他们都是1964年从“北空”来的转业战士，党员，体壮，30多岁，头脑机敏，边防政策意识强。

途经5连，见5连干部职工早做好了引水进地后的灌溉准备。“一千三”离5连最近，划归5连管理。5连过去叫阿克桥农场4队，后来改为武装连，叫5连，有1964年大批“北空”来的转业战友补充在这里。

路过5连和3连交界的大桥时，他们见到了3连前来助阵的许多老职工，他们肩扛铁锹，走路脚板掷地有声。3连距“一千三”的距离稍远于5连，最初叫阿克桥一队，队部在现3连不远的北边毛腊湖畔，旁边有条从塔城可以直通“一千三”的公路，所以，3连、5连成为抓获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和非法宗教活动的多发区。3连的老职工有的来自乌鲁木齐铁路局、兵团畜牧业处，有的来自工一师木材加工厂、农七师机运处，还有的来自天山南北的老场，多是“伊塔事件”发生后，搞“三代”而留下的。他们与“一千三”为邻，永久驻守边防。所以每当听到那支歌——“什么也别说，祖国知道我……”3连老职工都唏嘘不已。当年丁余生他们转业时，老职工是转业战士的接待者，转业战士是从他们每一张被风沙铸就的满布皱纹的古铜色的脸上，第一次认识了新疆兵团农垦。

11时半,丁余生他们在加曼奇增加了两人:加曼奇边防站岳喜坤,政工干事,30出头;张银生,班长,20多岁。为了避免引起苏方紧张从而借口挑起事端,到阿克乔克河上筑坝引水,我方只派了这5人。其余的人,农场职工和边防战士都在我方一侧,离筑坝引水处较远。今年与往年一样,人员只带工具,不带武器,计划按时进入,按时撤出。

11时50分,烈日高照,加曼奇边防站与苏方在白虎山窝的边防站遥相对视,行将断流的阿克乔克河水泛着粼光,哗哗作响。丁余生等5人正在我方一侧河段上忙碌着,扎树枝,压卵石,没有以往那种阻拦和抗议,也没有以往那种棍棒相加和拳头威胁。突然,苏方从隐蔽的洞口开出了一辆装甲车、两门大炮,30多名武装军人,越过实际控制线我方一侧,首先将我方5人后路截断,然后五六个苏方士兵对我方一人,分割包围,凶狠地用枪托毒打丁余生等5人,鲜血顿时染红了阿克乔克河水。丁余生等5人正气凛然,毫不退缩。经过一阵急骤的穷凶极恶之后,丁余生等5人被毒打昏死,拖到装甲车上拉到苏境。

“一千三”这片神圣的土地风雨交加,在异乎寻常的平静中度过了两个来月。

1969年7月21日。

早晨天气还没来得及燥热,就有几个腰别镰刀的5连职工,在“一千三”的十几道毛渠上分片撒麦捆子。10时,我方9台康拜因列成强大阵容隆隆开进“一千三”收割冬麦。12时,赤日炙烤,康拜因收割进入高速状态,像金色海洋中的战舰,一艘艘过去,一艘艘过来,热浪扑面。苏方有辆巡逻车开过来停在铁丝网旁。几个苏联士兵对着近处的5连工人讲着俄语,打着手势:“这是我们的领土,你们回去,回去!”无人理睬。我方一线总指挥农九师副师长任汉民,在阿克乔克河龙口设立的临时指挥所里,不时拿着望远镜观察着“一千三”的动静,有时抓起话机询问巴克图和加曼奇两个

边防站的情况。他身后和身旁不远的干沟、斗渠内,埋伏着三个值班连队。一线每台康拜因驾驶员3人,和在“一千三”毛渠上撒麦捆子的5连职工一样,都发了自卫武器。二线人员早在拂晓之前全部到位,5连、3连作了全员动员,两个连防站提前打了招呼。

这一天,我方做好了处置应急事件的一切准备,现场气氛内紧外松,箭在弦上。苏方一举一动都在我方严密监控之下。

下午6时,我方按预定计划胜利完成收割任务,编号收割机车依次撤出。这时,正值一阵雷雨过后,白虎山边上空挂起一道彩虹。

岁月久远,往事如烟。丁余生等人铮铮铁骨,在苏塞米巴拉金斯克关押24天,后经我国政府九次严正交涉,苏方才被迫于6月12日将被绑架的丁余生等人及生产工具交回。

(作者单位:农九师163团)

军号声声 叛匪闻风丧胆

徐和海口述 刘 喃整理

“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正当新疆各族人民庆祝和平解放的欢乐时刻，国民党反动派不甘灭亡，指使匪首乌斯满勾结党羽贾尼木汗、尧乐博斯，收罗国民党残余势力，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在昌吉、乾德、阜康、木垒一带骚扰百姓，反动气焰十器张。新疆各族人民深受其苦，纷纷要求解放军为民除害。

1950年3月，新疆军区统一部署，抽调驻疆各部精锐，组织剿匪平叛；同时开展军垦屯田生产，维护社会治安，建立人民政权等工作。当时，我正在迪化（今乌鲁木齐）17师地干班加紧教练第三批新号兵，不断给剿匪部队补充司号员。到年底，17师剿匪战斗70余次，战区遍及昌吉至北塔山戈壁山野，取得平叛胜利。我的司号员培训工作至此暂告一段落。

哈萨克族有句谚语：豺狼临死的最后挣扎，往往比活着时更凶残。1951年4月，匪首乌斯满在迪化被我人民政权处决后，5月，乌斯满的儿子谢尔德曼又煽动叛乱，在木垒、奇台、孚远一带活动，惨无人道地杀害我解放军战士和地方人民政权干部。

10月16日，迪化军区剿匪指挥部在奇台召开会议，组织7个骑兵连的兵力，由17师师长程悦长统一指挥，分头进剿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东部南部的股匪。51团组成了两个剿匪支队：一队由副团长杨兴国带领骑兵连，组成“杨支队”，向南山一带进剿；一队由副团长蒲万兴和政委王治带领“蒲王支队”，向准噶尔东部进剿。我被调任“蒲王支队”司号长，实现了我几次申请参加剿匪的志愿。

从此，我时刻不离支队长蒲万兴身边，从东道海子到孚远、奇台、木垒、北塔山、大石头等地追剿残匪。我的军号声声，响彻 500 里将军戈壁，叛匪闻风丧胆。我“蒲王支队”英勇顽强，穷追猛打，战胜了人们难以想像的困难。

雪压冬云，铺天盖地，北疆千里，白雪皑皑。12 月 29 日，我“蒲王支队”在营救军部警卫营战斗中，支队指战员以骑兵领先，踏着厚厚的积雪，开赴木垒河东北 300 里的克克萨尔克山沟，遭到谢尔德曼匪徒伏击。匪徒的马队熟悉地形，不断变换阵地，猖狂围攻我剿匪支队。战情危急，支队长蒲万兴立即命令我用军号声调遣 1 连骑兵先头冲锋，占领有利地形阻击匪徒进攻；调遣 2 连骑兵断后，阻挡匪徒追击。支队长带着队直和中路人马杀上山冈，解救出被匪徒困了一昼夜的军部警卫营。

时已过午，人困马乏，必须立即撤出阵地。支队长蒲万兴登上高坡，在望远镜内望见 1 连阵地上硝烟弥漫，匪徒来势凶猛，忙命我速下山坡，把散落的 6 匹军马牵上山来，让警卫营先突围；同时命司号员小马用军号速调 1 连撤出阵地。小马是我在迪化培训的新号兵，急忙中将“撤出阵地”的号令错吹成“坚守阵地”。号音一出，军令如山，前沿阵地匪我双方立即展开激战，枪林弹雨，喊杀声震荡山谷。

当我听见号声和枪炮声，情知出了问题。我心急如焚，牵着 6 匹马踉跄地奔上山坡，看见“蒲王支队”长正气汹汹地掏出手枪，要就地正法司号员。我飞步上前托起枪筒求情，“砰、砰、砰！”三枪打空了。我连忙举起军号，“嗒嗒嗒……”补吹完“撤退”号令后，胸膛里的炮弹片伤口发作，疼得当即口吐鲜血，晕倒在山坡上。支队长抱起我，忙叫卫生员抢救。

此时，坚守前沿阵地的 1 连听到撤退号声，连忙策马挥枪边战边退，蒲万兴挥兵接应，激战到傍晚才冲出重围。我剿匪支队伤亡较大，1 连连长余发生、指导员马小宝等 19 人英勇阵亡，战士李玉生、龚桂贤等 28 人负伤（错传号令的司号员小马，后来被军事法庭

判处无期徒刑)。

当我醒来后,怀着对死难战友的思念,对匪徒的满腔仇恨,挥泪跟随支队继续在深山雪野奋力突围。我紧握手中军号,时刻传达支队命令,与各连剿匪队伍保持密切联络。在山谷雪地转战了三天三夜,遇上“杨支队”回军救援,支队人马才打散匪徒的包围。军区战车也送来了粮食、弹药等给养。支队长蒲万兴带领骑兵团掩埋好战友的尸体,将伤员送上战车,拉回军区医院治疗。有的伤员因伤势过重,献出了生命,有的同志失掉了手或腿,成为终身残废。支队长再三动员我跟战车回医院疗伤,我坚决不肯,发誓要同剿匪战士们一道,为死伤战友报仇。

北国隆冬,大雪封山,在剿匪战斗中,“蒲王支队”战胜了重重困难。在红柳峡到清河追匪途中,支队被围困在冰天雪野七天七夜,部队断粮绝水,指战员们烧雪水煮马料,刨出被大雪覆盖的干梧桐叶,混合煮成稀饭充饥。晚上北风凛冽,大雪纷飞,指战员们在风雪中露宿,稍稍打个盹,又得踏雪行军,不然就有冻死的危险。有的战士实在困倦了,就牵着战友的衣服或枪托边走边打瞌睡。我在剿匪途中冻成了老关节炎(至今一遇天气变化,膝盖就生疼)。就这样,我还不断用声声军号鼓舞士气,胸腔里的弹片几次移位,疼得我吐血。支队长蒲万兴把自己的中灶伙食让给我,叫我好好养伤,随军指导其他司号员吹号。可我是个急性子,说啥也不离开手中的军号,我和“蒲王支队”全体指战员历尽千辛万苦,驰骋北疆准噶尔盆地,一把军号从昌吉吹到木垒,从阿尔泰山吹到天山,横跨500里沙漠戈壁。在军号声中,支队指战员斗志高昂,穷追猛打。叛匪闻风丧胆,迫使谢尔德曼最后投降。我人民解放军取得剿匪战斗彻底胜利。1952年初,在奇台庆功大会上,我也荣立剿匪战斗一等功。

(作者单位:农六师103团史志办公室)